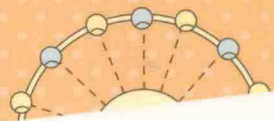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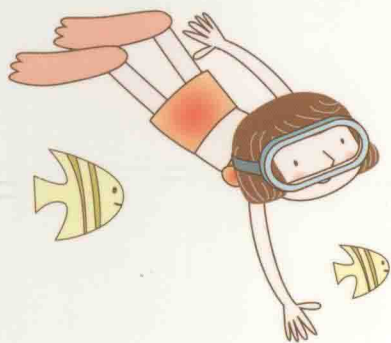
巅峰阅读文库
DIANFENG YUEDOU WENKU
校园文学优酷悦读

最原创故事



坐堂 追饷

姜泽华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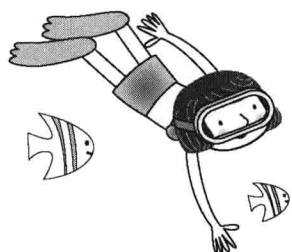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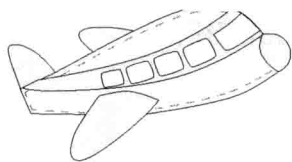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

酷峰阅读文库

校园文学优酷悦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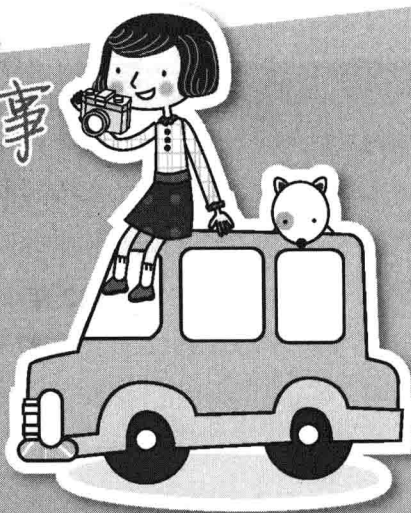
坐堂 追饷

姜泽华 著

最原创故事

Zuo

Tang Zhui Xiang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坐堂追饷/姜泽华著. —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2. 1

(巅峰阅读文库. 校园文学优酷悦读)

ISBN 978 - 7 - 201 - 07306 - 4

I. ①坐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故事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45929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h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hs@126.com

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

字数: 150 千字

定价: 20.00 元



序 言

山川灵秀，必积聚磅礴奇气。人物风流，多遗留故事传奇。

即墨东临黄海，南屏崂山，钟灵毓秀之地。先秦时期，疆域辽阔，为华夏东方之通都大邑。史书记载：“齐有即墨之饶，与临淄并夸殷富。”其政治地位、经济地位，均显赫一时。田单火牛复国，直下七十二城。田横势不帝汉，五百义士悲歌。隋开皇十六年（公元596年）县址迁移，乃去胶水。清末德国侵占胶州湾，青岛开埠。如今之即墨，乃被称为“青岛后院”之县级市也。

因此，古邑即墨不唯以千年古城而名世，流传于其间之奇闻轶事，同样引人入胜，为世人乐道。

沽河之畔，崂山之下。城里关外，古往今来。或侠义草莽，或隐者逸士，或无名英雄，或市井人物……不见于正史而能民间留名者，必有其异于常人之处。而今传媒发达，世界变小。民间传奇，日渐式微。任由其无处存身而随时间甄没，岂不可惜？

作者多年笔耕为业，作文为稻粱之谋，时下所谓之自由撰稿人也。多年来经营文字，虽不曾茶摊留客，聊斋著述，却也留意街谈巷说，乡土风情，写就数百篇通俗故事。今择其十四篇，分为四辑，汇成此书。笔致未必隽颖，但求读来有趣。读者诸君，茶余饭后信手翻阅，依稀见即墨故贤，领略古城往事。由是一惊一叹，一笑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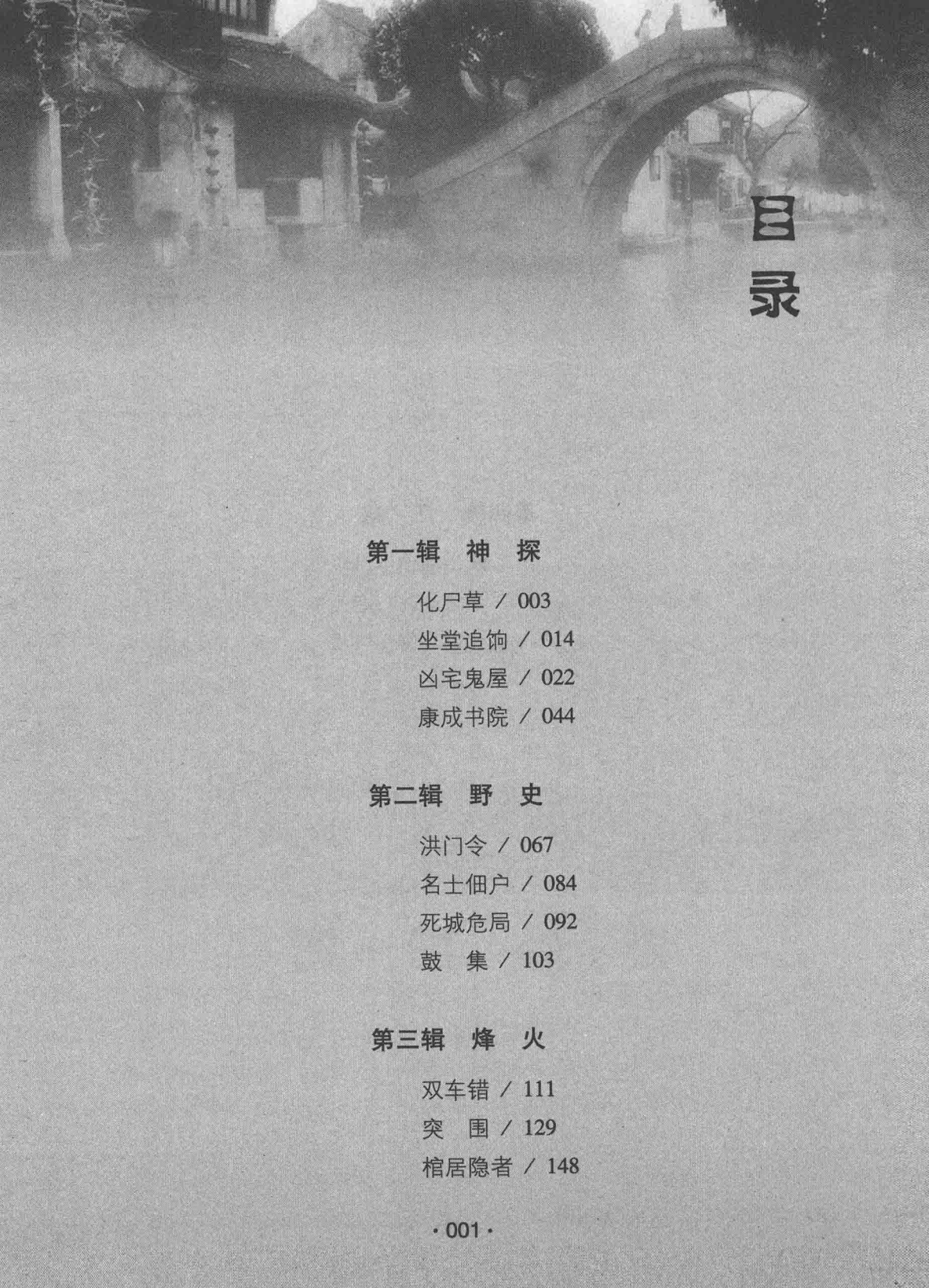


赞，作者便不算作了无用之功。蒲留仙地下有知，亦得毋啾啾于青林黑塞之间。乃笑曰：不料数百年后，胶东即墨之乡，尚有与我同嗜之人也？

然后翻身，继续香甜沉睡。

是为序。

姜泽华



目 录

第一辑 神 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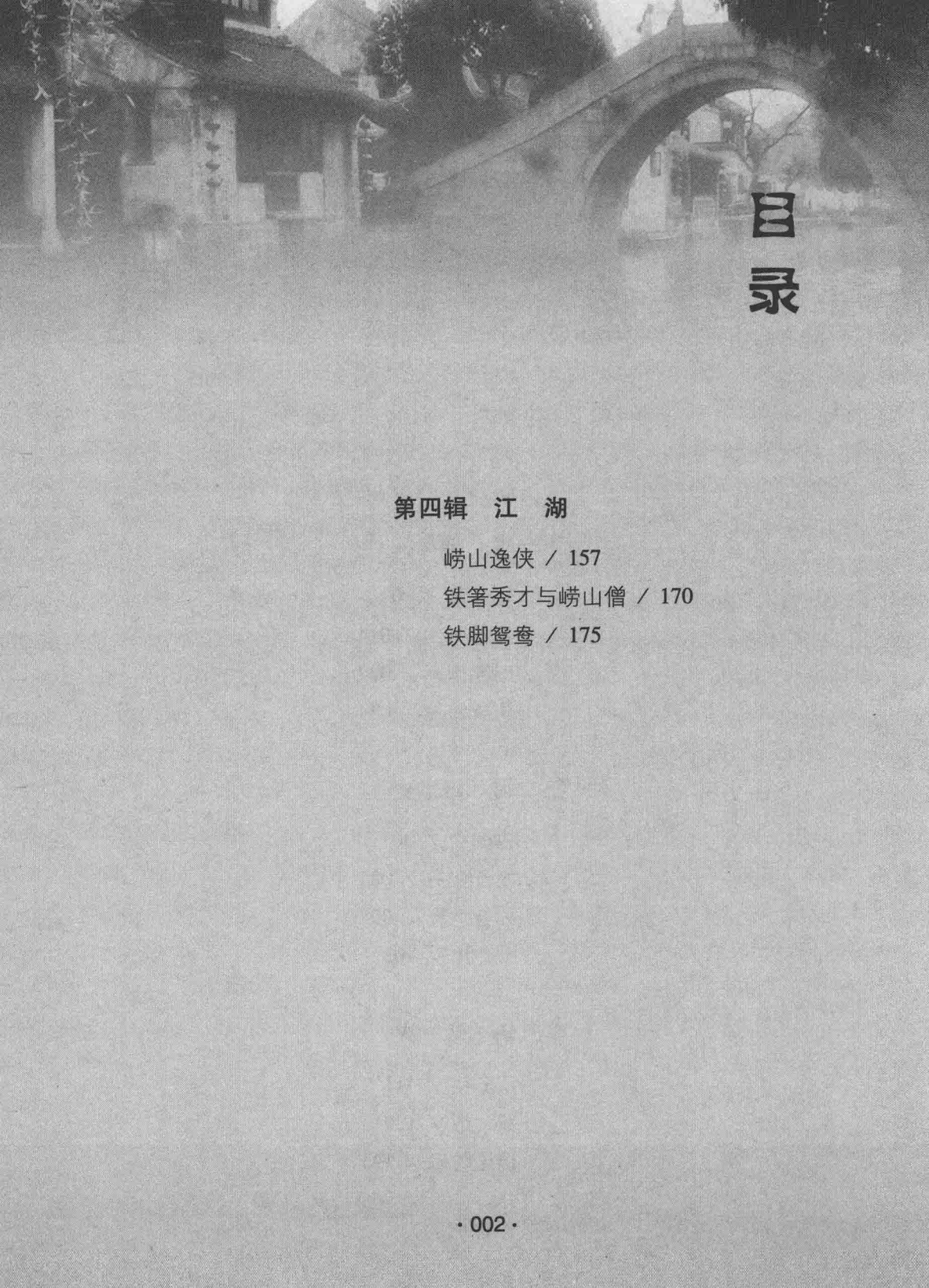
- 化尸草 / 003
- 坐堂追饷 / 014
- 凶宅鬼屋 / 022
- 康成书院 / 044

第二辑 野 史

- 洪门令 / 067
- 名士佃户 / 084
- 死城危局 / 092
- 鼓 集 / 103

第三辑 烽 火

- 双车错 / 111
- 突 围 / 129
- 棺居隐者 / 148



目 录

第四辑 江 湖

崂山逸侠 / 157

铁箸秀才与崂山僧 / 170

铁脚鸳鸯 / 175



第一辑 神 探

化尸草

一

即墨南关“百草香”大药房的掌柜钟离春在自己的家中离奇失踪，他的两个儿子钟离病和钟离疾一大早便匆匆赶到县衙报案。

“昨夜家父身体不适，喝罢汤药后就早早睡下了。今天早晨，我兄弟二人去给父亲大人请安，房门竟是久叩不开。我兄弟二人觉得事有蹊跷，便奋力撞开房门。不料只在床头上见到父亲大人的衣服，而父亲却不见了踪影……”钟离春的大儿子钟离病焦急说道。

钟离春虽从外地迁来即墨不几年，不如“周黄蓝杨”诸姓望族显赫，却也是个颇有来历的人物。据说钟离家族源出云南杏林世家，族中“百草香”大药房早在明万历年间就遍布大江南北。南到广州水陆码头，北到京津各处大邑，都有钟离家族中人悬壶栖居。如此一个地方名流失踪，暂署县衙文案的主簿江雨亭自是不敢怠慢。他一边带领捕头衙役等一班人马匆匆赶到北关“百草香”大药房勘察现场，一边令人飞报在大崂山考察民情的知县康霖生。

“百草香”大药房是即墨城南关最为雄伟的一处院落，占地极广。它的前院是药房和大夫坐诊厅堂，后院则是住宅区兼加工生药的地方。钟离春的卧室，就坐落在后院的中央。由崂山匆匆赶回来的康霖生和江雨亭走进钟离春的卧室，第一眼看见的，就是安放在墙角的一张雕花大床。床头上堆叠着三只红漆衣箱，衣箱上随意搭着几件时令内外衣。此外别无他物，整个房间显得空荡荡的。



钟离春虽有妻妾，却性喜独居。雕花大床上只有一个枕头，可见昨夜他并没让妻妾侍寝。床上的被褥除了遗下的一大片尿渍有一股奇怪的腥臭之气外，别无异样。房间的门窗完好无损，除了被钟离兄弟撞坏的门栓，更无被撬的痕迹。

“既然药房内外不见钟离春的踪影，钟离春应当不会因为尿床而躲羞。可一个好端端的大活人，怎么会凭空消失？”康县令陷入沉思。

康霖生不唯是个清正廉洁的好官，而且还精通医道。他转身问钟离兄弟：“令尊大人所患何病，是何人诊的脉，何人开的药方？”

“回大人，”钟离病从容答道：“父亲患的是多年的‘尿石症’，常有发作。父亲虽不能坐堂，却还略通医道。寻常小疾，都是自己诊脉，自己抓药，自己煎服……”

这时，县衙的赵捕头悄悄进来，向康县令丢个眼色，康霖生便挥手让江雨亭带钟离兄弟先去笔录口供。

“太爷，我四处仔细查看了。”赵捕头低声说。“这座深宅大院森严壁垒，周围更是地势险峻。关上门，即使江湖人物也极难出入。因此，我怀疑是钟离兄弟合谋害死了自家父亲。”

“哦！何以见得呢？”康县令吃惊地问。

“我听说，这位‘百草香’掌柜钟离春虽拥有偌大家业，为人却极为吝啬。他的两个儿子平常花销个一贯半吊，也要跟他讨要。钟离兄弟对父亲早就颇有怨言。特别是他那小儿子钟离疾，曾不止一次在茶馆酒肆对人说，盼着这吝啬鬼老父早死……”

康县令赞许地点点头：“动机倒说得过去。不过我倒想，医家讲究‘医不自医’。钟离春能够自诊自医，确是闻所未闻。你再来看这里……”

康县令游离的目光落到那三只衣箱上，然后命人把钟离兄弟叫进来询问道：“一般衣箱都分为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只，为何令尊的

衣箱却只有三只？”

钟离兄弟对康县令支开他们本就反感，听到如此问话更是不快。于是老大钟离病便漫不经心敷衍道：“家父是个有怪癖的人。他从不许别人询问他的事情，也不许别人进入他的房间。至于另一只衣箱……也许是被他送去修理了吧？”

康县令没有理会钟离病话里的不三不四，嗅闻着房间内那股奇异的腥臭之气，又仔细查看了床上被褥那一大片湿漉漉的尿渍，蓦地死死盯着那张雕花大床皱眉道：“这房间内为什么尿渍异味总是如此浓重？床上床下为什么落了那么多苍蝇？”

钟离病连忙吩咐仆人快点上檀香，并亲自拿一只鸡毛掸子要挥赶苍蝇。康县令伸手止住了他，蹲下来细细查看。

“赵捕头，把这张床挪开！”康县令大声吩咐。

赵捕头不愧生得虎背熊腰有着一身蛮力。但见他一哈腰，双臂合力一推，几百斤重的大床很轻巧地向一旁滑开。

康县令跪到地上，仔细检查床下的地砖。他伸手拔出赵捕头的腰刀，在地砖的缝隙剔来剔去。然后站起来说道：“这里有几块地砖不久前动过，去找铁锨镢头，把这儿挖开！”说罢冷冷地盯着钟离兄弟，而钟离兄弟竟茫然不知所措。

地砖被掀开，松软的土层很快被挖出。土层下面，是一只红漆衣箱。衣箱的盖子并不严实，一只人手恐怖地探出箱外！

康县令冷笑一声：“来人！把这两个忤逆的畜生给我抓起来！”

钟离兄弟惊得目瞪口呆，大呼冤枉。可如狼似虎的衙役们岂管那一套，他们抹肩头拢二臂，麻利地把钟离兄弟捆成了两只大“粽子”。

但赵捕头一打开衣箱，康县令不禁也目瞪口呆！

衣箱里装的，并不是康县令早就认识的那个“百草香”大药房掌柜钟离春，而是一个仅穿贴身小衣、面目苍老、须发被剃得精光



的健壮老者。他身上的致命伤是后背上一处深深的刺伤。血痕似是凝固不久，看样子，遇害的时间不超过十二个时辰！

二

“康年兄，钟离兄弟死口咬定不认识这无名老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一回到县衙的后堂，一头雾水的江雨亭便问康霖生县令。

康县令捋着颌下长髯道：“眼下，我也理不出个头绪。但无名老者被杀匪尸，钟离春离奇失踪，钟离兄弟难逃干系！我仔细查看了那无名老者的尸体，老者骨骼健壮，体型高大，四肢有力。恐是身材矮小的钟离春难以杀得了的。再者，若钟离春的卧室是第一杀人现场，那现场处理得似是太过匆忙，有太多漏洞。莫非钟离兄弟早知父亲已死且尸骨无存，才心存侥幸前来报案？这样，无名老者的尸体一旦被发现，他们就可顺势推到他们那已经‘找不到’的父亲身上……你有没有注意到，钟离病一直在暗示我，别人进不了钟离春的房间？而那个钟离疾，却一直魂不守舍，似是有所顾盼。这两个家伙果真如此胆大妄为藐视本县，本县决不会轻饶了他们！”

康县令正和江雨亭在后衙说着，前堂突然传来“咚咚”的敲击堂鼓之声。县衙赵捕头来报，说是堂前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山民击鼓鸣冤。

康县令不及喘息，一口喝干了眼前的一杯残茶，整整衣冠，匆匆向前堂赶去。

堂下跪着的这个年轻山民显然没有见过官，在森严的县衙大堂上，惶恐而结巴：“大老爷，我……我不是告状，我是来找我爷爷。我爷爷昨天进城卖药，一夜没有回家。”

站在一旁的赵捕头正要呵斥这个荒唐无知的山民，康县令忙向他摆摆手，对那山民说：“你找爷爷，怎会找到县衙大堂来了？难



道需要本县为你出一张告示，帮你寻找吗？”

闻听此言，那山民便不敢回话了。康县令不禁莞尔：“不要害怕，你是哪里人士，你爷爷为何一夜没有回家？细细说来，本县予你做主。”

山民见大堂上高坐的县太爷体态清正，面目和蔼，渐渐镇静下来：“大人，我爷爷是因为进城卖一棵药草不见的，那可不是一棵普通的药草，且听小人与老爷细细说来……

小人家住在大崂山迷魂涧的一处山崖上。我和爷爷祖孙二人相依为命，以采药为生。前几天，我家养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常常不见了，我和爷爷都很生气……”

一向和善的康县令听到这里，也不禁皱了皱眉。可他还是耐着性子听下去。

“我爷爷上山采药去了，我就藏在家里。我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缺德，偷走了我们家换油盐的鸡蛋。临近中午，我听到老母鸡生蛋后的咯咯声刚一响起，便抬头从窗户向外偷看。窗外并没有人，我却发现一条‘崂山土虺’（即黑眉蝮蛇）从我家篱笆墙外的山涧下爬了进来。那土虺有小孩儿手臂粗细，头作三角，通体漆黑。它很快游走到我家的鸡窝，张口就吞下了老母鸡生下的三个鸡蛋。我见那土虺的腰身顿时粗大臃肿起来，正不知它该如何笨拙地走掉呢。却见那土虺陡然立起，向着山石上一甩身体，腹内的鸡蛋顿时破碎，土虺安然地爬回山涧去了。

我听爷爷说过，这种罕见土虺叫‘涧底乌’，雌雄同居，寻常难见。入药极有神效，很是值钱。就待爷爷回来，和爷爷商量着要捕杀这两条土虺。

爷爷找来一段枣木，刻成鸡蛋形状，细细打磨光滑。第二天，待母鸡一生下蛋，我和爷爷匆匆取出真鸡蛋，放入枣木鸡蛋。我们刚收拾好，一条土虺便爬进来了。



那条土虺把三枚枣木鸡蛋全吞了下去，又故伎重演。可这次，‘鸡蛋’怎么也甩不碎了。最后，土虺精疲力竭，僵卧在鸡窝旁。

我爷爷说得不错，很快另一条土虺也从篱笆外的迷魂涧底爬进来了。那条蛇比僵卧的这条更为粗大，它吐着蛇芯围着那条僵卧的蛇反复游走，我和爷爷刚准备冲出去，那条土虺却又爬回山涧去了。我和爷爷正感奇怪，可那条土虺又回来了。”

这时，连当班的衙役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了。

“那土虺从涧底衔来一株油亮油亮的紫红色小草，在那条僵卧的土虺嘴边反复摩挲。不到一盏茶工夫，那僵卧土虺腰身的庞大居然消失了！两条土虺一起爬回了山涧。”

衙役们正为这祖孙俩没能捕获那两条罕见“崂山土虺”可惜，却听那山民继续说道：“我爷爷就是进城卖那株紫红色小草的。爷爷说，那株草是百年难遇的灵药，值很多很多钱。我知道爷爷一直到‘百草香’大药房卖药，可今天我去问，店里的伙计却说爷爷没有卖给他们什么草，说爷爷嫌掌柜出的钱少，昨天就出城走了……可我爷爷并没有回家啊！”

康县令和众衙役们像听故事一样听完了这个少年的诉说。赵捕头正不知一向办案雷厉风行的康县令为何今天这般好兴致，却见康县令原来紧皱的浓眉已然舒展开来。他吩咐把这少年山民带到耳房暂且歇息，好生宽慰。然后吩咐，带钟离病钟离疾兄弟上堂，并让人去传“百草香”大药房的两名伙计。

三

“钟离病，我来问你，你昨天一天都在什么地方，有何人作证，予我从实讲来！”康县令威严地说道。

钟离病虽身被刑具，可依然显得从容不迫：“昨日小人受家父

之命，到城南和‘济生堂’的姚掌柜商谈合股的事。谈了一个上午。下午，我和姚掌柜出城到即墨营外‘八卦湖’钓鱼。晚上，姚掌柜做东，我们在‘六和春’吃酒。小人回家时家人说家父已经睡下。这一切，‘济生堂’的姚掌柜可以作证！”

康县令微一点头，又问钟离疾：“钟离疾，你呢？”钟离疾却跪在堂下，身体扭来扭去，不肯回答。

康县令一拍惊堂木：“此案关乎两条人命，你不答，本县就认为你是做贼心虚！本县不怕你不开口，来人呐！”

钟离疾顿时磕头如捣蒜：“求大老爷开恩，小人愿招，小人愿招……”

堂下观审的百姓顿时议论纷纷睁大眼睛。“呜——！”衙役们趁势群声威喝。

“小人……小人昨天一天都和姨娘在一起。姨娘说，父亲生性吝啬，和他在一起，了无生趣。她偷了父亲的一大笔钱，说要和我远走高飞。今天早晨，我正在自己的房中收拾准备，大哥却来喊我，一起去给父亲问安……大人，小人虽作了为人不齿的天大不是，可小人真的没有杀人，更不会害自己的父亲啊！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你这个畜生！”跪在旁边的钟离病显然没想到弟弟如此无耻不伦，不顾自己刑具在身，劈手便向钟离疾打去。康县令大声喝止，吩咐把钟离兄弟分别押了下去，再传“百草香”大药房的两名伙计张成和周亮。

“张成、周亮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何时进的‘百草香’，钟离掌柜对你们如何？”康县令问。

张成、周亮相互看了一眼，张成反问道：“老爷是让我们说真话？”

“大胆！”康县令低喝一声，“公堂之上，你们讲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证据，呈报职司。难道你们还敢欺瞒本县不成？”



张成、周亮连忙叩首答道：“小人不敢。”张成说：“我们二人都新到‘百草香’不到一年。到年底，我们都不想干了。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钟离掌柜虽然号称本地巨富，可为人之吝啬，真是石头里都要攥出水来！我们的伙食不但是全城店铺最差的，他还总找理由克扣我们的工钱。”

康县令再次点点头，继续问道：“昨天，可有一个六七十岁的山民到过‘百草香’？”张成答道：“有的。那山民经常到‘百草香’兜售药材。可昨天他却似患了‘失心疯’，拿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，居然要一百两银子！我们正要赶他出去，钟离掌柜出来了。钟离掌柜看了看那株小草，就把他带进了后院。”

“那山民最后把药草卖给你们掌柜了么？”康县令又问。

张成再答：“没有。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那山民才从后院出来。他低着头，气冲冲急匆匆地，却一路走一路瓮声瓮气地骂，他骂我们掌柜有眼不识金镶玉。这样的‘宝草’，只愿出十两银子，他说宁愿把那‘奇珍异草’扔到臭水沟，也不能让‘铁公鸡’占了便宜。”

“那山民走后，你们再见过钟离掌柜么？”

“没有。”这次是张成、周亮同声回答，“直到药房打烊，我们也没有再见过钟离掌柜，是钟离疾少掌柜来前台盘的账。”

康县令挥退了张成、周亮，接着吩咐江雨亭亲自到城南“济生堂”查问姚掌柜，印证钟离病的口供。派赵捕头到“百草香”再次仔细搜索一遍，并查问钟离春的家人及张成、周亮，“百草香”是否有一把长柄尖刀不见了。再多派人手到城外查访，看看昨天是否有人见过一个六七十岁的山民出城。然后宣布退堂，并让人去请城东最负盛名的本县名医卞回春，到县衙一叙。

“看来，年兄已经洞察此案的原委了，杀人凶手到底是谁？”回到后衙，江雨亭迫不及待地问康霖生：“小弟愚钝，我怎么越来越